

杨怡

八小时之外的

色彩生活

记者 杨心梅

艺术内外 色彩斑斓

近日,记者应邀走进画者杨怡的家兼工作室,对眼前所见有些惊讶。因为这个藏在小区里的房子,被杨怡设计得不像家,也不像工作室,反而像展览馆——从进门处到客厅,没有过多的家具,一眼望去全是杨怡的绘画作品,绿意盎然的植物、热情洋溢的舞者、纯洁可爱的藏族儿童……一幅幅用墨精细、装裱精致的作品或倚在墙边,或垂挂在屋内,一瞬间抓住人的目光和思绪。

杨怡告诉记者,这套房子由她一手设计,除了一个自己休息的房间外,其余空间全部都用来进行绘画或作品展示,“看着作品填满了房间,就感觉像是填满了自己的心。”

而更令记者感到惊讶的是,看起来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绘画之中的杨怡,其实并不是一位全职画家,绘画是她8小时之外的生活。8小时之内,她兢兢业业工作,严谨、客观、理智处理每一件事;8小时之外,她却天马行空,围上围裙,拿起画笔,在创意世界挥毫泼墨。她告诉记者,“因为是在工作之余进行创作,有时候就得熬夜,甚至整个周末不离开画室,这让很多亲友不理解我的生活方式,觉得我很辛苦。但我觉得没关系,只要我的生活是充实的、充满色彩的,我就觉得很幸福。”

少时学画 入门入心

杨怡出生在“中国书画纸之乡”夹江县的一个普通家庭。从她还在牙牙学语时,家人便发现她喜欢胡乱涂鸦,不过三四岁就能趴着画画一整天,并不像普通孩子那样贪玩好动。“我记得小学连上课的时候也会在课本上涂涂抹抹,那时候就觉得画画是世界上最好玩儿的事。”

再大一些时,杨怡从一个用粉笔、铅笔临摹连环画中宫女的小女孩,成长为正式学习国画、工笔、写意的“小画家”。在她的笔下,花鸟虫鱼、人物风景,无不涉猎。杨怡告诉记者,因为有父母的支持,她的艺术之路开启得很早,也走得很顺利。

高中毕业,杨怡不负众望,考进专业艺术院校,走进艺术殿堂,真正遨游美术海洋,并完成了从中国画创作到油画创作的学习转变。以油画见长,兼具水彩画创作的杨怡,从当代艺术家群体中不断攫取养分、学习成长,作品得到业内人士“人物神性兼具,色彩细腻厚重,真实感触手可及;风景大气磅礴,意境深远”的评价,常常有私人定制她的油画作品,作为家中收藏或者礼品馈赠。

“我高兴的时候、难过的时候、有情绪需要表达的时候,都会毫不犹豫地拿起画笔,在色彩之中表现自己的情绪。”描述起绘画在心中的位置,杨怡觉得其已然成为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。

再拾画笔 厚积薄发

2003年,从乐山师范学院美术系毕业的杨怡步入职场。因为没有下定决心走上职业画家的道路,她一开始选择了一份和艺术无关的工作,后来的工作更换也没有机会和艺术挂钩。“刚开始工作时手忙脚乱,我就把画笔搁置了。”让杨怡没想到的是,这一中断便是整整十年。

然而,内心总有一个声音在不甘地呐喊,一天比一天响亮,杨怡决心再次捡起画笔。素描、水彩、油画……杨怡欣喜地发现,对生命的感悟、对自然的敬畏、对艺术的领悟,似乎已经是她生命自然而然的存在,十年的光阴没有磨灭她的创作热情,人生历练反而加深了她对绘画更深的感受。“我常常一摸画笔就浑然忘我,不经意间就到了第二天凌晨。后来为了不打扰父母休息,方便创作,我单独设计了自己的小家兼工作室。”

为了弥补搁置的那“十年”,杨怡恨不得把时间掰成好几瓣来用。一方面,她主动出击,在乐山、成都等地拜访成名艺术家,通过拜师学艺,完善自己的画技画艺;一方面广泛接受绘画、书法、曲艺等文化的熏陶,在融会贯通中充实艺术修养。“这些年,我的足迹不仅遍布北京、上海、香港、厦门、苏州等城市,还远至俄罗斯、日本等国,无论是博物馆、艺术馆、展览会,我都有所涉足。”随着视野不断拓宽、见识不断累积,头脑风暴不断碰撞,杨怡逐渐产生了更多的深刻思考,绘画思维持续更新,风格转变不断进行,更多体现出自由元素。

如今,每天结束工作后,杨怡鲜少花费时间在其他事情上,总是第一时间回到工作室,或一边绘画一边构思画面内容的构成和色彩,或广泛阅读,增加对艺术的见解,进一步探索绘画的风格,“我曾经擅长的写实艺术讲究的是深厚的绘画功底,但现在随着学习的加深,我觉得立足于这个时代,艺术有了更多丰富的表达形式,任何艺术形式都是服务于思想的表达。优秀的作品需要融合艺术家所处时代的精神、人生历练、文化素养、性格特质和对绘画技巧的累积。”

当然,即便是全职画家,前进的道路也不会花团锦簇、一帆风顺,对杨怡而言,阻挠重重更是常态。“我需要面对的不仅是生活中外界的质疑,更多的是自己对自己的拷问,但我很庆幸,因为坚定了绘画的心,我相信自己可以。”杨怡告诉记者,在艺术遇见瓶颈的苦恼时刻,她选择的并不是在心里进行思维的激烈碰撞,而是让大脑停下来暂时放空,走出去看看不一样的世界,获取灵感,换一种思维方式。

艺术之路艰辛而漫长,杨怡知道自己必须要耐得住寂寞、承受得了各种挫折,在一次次湿漉漉痛苦中重生、成长。“过如秋草萋萋难,学似春冰积不高。在我看来,人生就是不断遇见问题,寻找办法解决问题的过程。未来,不管是人生之路还是艺术之路,我都绝不会设限,期待前方更多的未知和精彩。” (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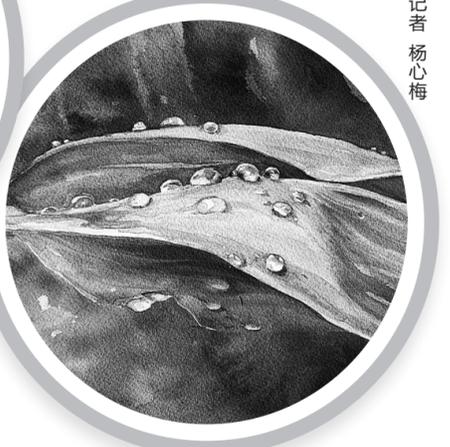
杨怡摄影

“工作了8个小时,还要分一部分时间画画,不会觉得是种折腾吗?”

“不,我很感谢绘画丰富了我的人生。”



杨怡作品



《乐山城记:一座古城的生命史》连载⑩

古城墙的衰落

邱硕

能去其积土,大其面幅,伸其街道,使成一阡陌之广场,中更树以无名英雄纪念碑,当为吾乐增辉不少。”

推倒城墙建广场,修建广场马路,是中国城市现代化过程中最常见的景象。乐山的高北门被视作“都市计划中之一大缺点”,破旧无用的城墙自然应该为现代城市建设让路。

蓝世杰提出了高北门的改造方案:“今拟于该地辟一直径六十公尺之广场,计其土方约为17000立方,以每工掘土1.25立方计,需工13500个。征工修筑,旬日间可成,固易事耳。”十天半月就能把高北门残留的所有城垣和积土清理干净,变成一个直径60米的大广场,实在太简单了!

然而这一计划涉及拆除的民房太多,花费甚巨,蓝世杰提出了第二计划和第三计划。第二计划是将土桥街和紫云街之间的街道改直,街道宽度拓宽为18米,此计划将耗土方约7200立方米,毁损民房28间;第三计划保持原有街道弯曲度,仅将街道加宽到18米,这一计划将耗土方约4000立方米,毁损民房20间。相较之下,第一计划肯定耗财最多,拆迁也最困难。尽管如此,蓝世杰从现代都市规划的原则出发,仍推崇“第一计划之广场实为较完美之计划也”。

从现存的一份档案图像可知,1945年虽然高北门城墙、城门不再,但除土桥街与紫云街连接处外,城垣还是比较完整的。经费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,县政府最终选择了最不合现代都市布局但最省钱的第三计划,决定“高北门原有街道加宽,逢弯去角,仍依原订之十八公尺整修”。

大约1957年,蓝世杰的第二计划实现。高北门一段城垣被彻底推倒,土桥街与紫云街拉直而成通衢大道,从此进城、出城再也无需绕行。

蓝世杰梦寐以求的修广场、建纪念碑的第一计划在2002年也得以实现,高北门修建了“八一九”大轰炸死难同胞纪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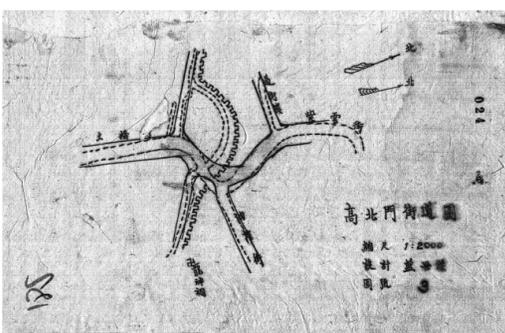
民国初期,乐山开始城市现代化进程。那时乐山的城市建成区早已突破高北门,沿岷江一线向北发展。高大的城门、高耸的城墙对现代热兵器战争的抵御作用已经大大降低,也不再利于交通运输和民众生活,甚至被视为封建帝王统治的遗迹。当时的官民自然也不会有存留城墙以保护传统文化、开发旅游的先见之明,因此城门、城墙的拆除便不可避免。

据前人考证,乐山古城内城的迎恩、福泉、涵春、瞻峨诸门在民国时期被拆除,来薰门后来被填塞,外城现在存留有兴发街门、承宣桥门、平江门和人和门。这些城门、城墙、城楼一般都是遭遇建设性破坏,比如1928年地方驻军蔡玉龙旅长创兴市政开办马路,北门、福泉门与大码头外城被拆毁;1942年、1943年,整修乐山公园中山堂期间,拆卸福泉门砖石以作应用;1948年、1949年,修建营门口、半边街河堤时又拆卸嘉乐门砖石……

在所有城门的消失中,高北门的渐渐最具有代表性。1917年6月,乐山遇洪水和地震,恰好又碰上滇军与川军混战,城中进水,高标山崩,城圯数十丈。这大概是辉煌了四百年的高北门走向没落的开端。1928年,川军第八混成旅旅长蔡玉龙驻防乐山,创兴市政,新修马路,据民国《乐山县志》记载:“大概民国十七年以开办马路,北门及福泉两门与大码头外城均被拆毁矣”。

巍峨的城楼不在了,但曲折的城垣还在,城垣两边聚集了大量民居。1945年新一轮乐山山城建设改造,高北门的物质痕迹进一步湮灭。县政府希望拓宽道路,开辟广场修建英雄纪念碑,派出建设科技士蓝世杰对高北门一带进行了仔细勘察。蓝世杰在给县长的呈单中写道:

“高北门一带地势高耸,复因其城垣曲折,致土桥街与紫云街间街道迂回,坡度过大,实为都市计划中之一大缺点。苟



蓝世杰:《高北门改造计划方案》之第三计划,乐山市档案馆藏民国乐山县政府档案。

广场,竖立起乐山空难纪念碑。

从北周建城起,一代又一代乐山人古城的庇护下生老病死,乐山古城的生命也如同人生一样坎坷曲折,历经各朝各代的补修、重修,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。当下,我们已经进入将文化遗产作为旅游、休闲资源的后现代社会,育贤门、丽正门、会江门、拱辰门、人和门、平江门、承宣桥门、兴发街门等八座幸存的明清城门,以及隐没于市井和荒草间的明清城墙,悄然间又具有了新价值。乐山古城的每块条石上都栖息着乐山人祖先的灵魂,每块城砖上都沾染着乐山人祖先的血汗,古城直到现在还在为乐山城赢得荣誉,为地方旅游事业积累价值。(未完待续)

评头论足

在阅读中走向人生开阔处

张翼

“读书之乐乐何如,绿满窗前草不除。”南宋诗人翁森曾写过诗歌《四时读书乐》,认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读书各有独特的乐趣。但事实证明,在平淡的四季转换中读书,或许不如某些特殊时期更令人印象深刻。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,人们无论是读书的数量还是质量,都远远超过平时。据一家社交媒体发布的《2020 网民阅读报告》显示,疫情防控期间,56.2%的受访者表示读书量有所增加,三成多网民的读书量甚至超过了过去一年的总和。而另一家主营电子书的网站发布的报告也显示,有超过七成读者反馈自己在疫情防控期间的阅读量较平日有所增加。
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疫情迫使生活的节奏慢了下来,以往匆匆流逝不知去向的时间似乎一下子多了起来,人们也就有了更多的时间抚卷细思。虽然病毒阻挡了外出的脚步,但阅读让我们的精神世界打开了新的“窗口”。最能代表这种阅读主张的,莫过于那张流传甚广的照片:在武汉一所方舱医院里,一位戴着口罩躺在病床上的年轻人仍然手捧书籍、专注阅读,将喧嚣与不安隔在了书籍之外。有人说,“有书香滋润的灵魂不会枯萎”。的确,在困境中寻找方向,在逆境中寻找支撑,还有什么比书籍更能抚慰心灵、鼓舞斗志呢?

生活在今天的读者无疑足够幸运。很多人还记得,改革开放之初,人们常为了买到一本新书而在书店门口排起长队,为了留住一本心爱的名著而连续几夜不眠不休地抄书。今天,中国每年出版新书多达几十万种,纸质书、电子书等任人选择,即便足不出户也能畅享好书。从这个角度看,人们离书更近了。但随着方寸屏开始占据更多人的阅读时间,人们似乎又离书越来越远了。我们在朋友圈里点赞,在微博上查看热搜,在兴趣小组里寻找影评,手机跳出的弹窗将我们带往新奇丰富的网络世界。数据显示,近十余年来,我国人均年阅读量一直徘徊在5本以下。有人担忧,在数字化时代,阅读变得越来越短,越来越浅,越来越碎片化,人们越来越没有耐心阅读稍厚一点的图书。

看到这样的倾向,有些人通过深度阅读,改变碎片化的阅读习惯,也带动更多的人回归书本。在疫情防控期间,一所大学的图书馆特意精选了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《乡土中国》《梦的解析》等电子书,通过微信公众号等途径推送给读者。这些严肃的经典著作再次引起读者的兴趣,目前已收到师生们的上百篇书评。当类似的阅读不断叠加,就能引领更多的人游向书海的深处。

书籍尤其是经典书籍是承载知识和记忆的宝库,探索这座宝库里的珍藏,需要耐心、沉静和时间。疫情影响了我们的生活,但也让我们暂别了匆忙、浮躁,为我们创造了亲近经典的机缘。很多人利用这段特殊时期,拿起了曾经想读而没有时间读、读过还想再读的书,在阅读中获得精神的慰藉与知识的提升。而在更长远的人生之路上,我们需要涵养更多的沉静与耐心,让一本本好书陪伴我们度过每一个不同的人生阶段,让书籍成为一块块铺路石,引领我们稳稳地走向人生的开阔处。

“云展览”助澳大利亚民众共享中国文化遗产之美

新华社悉尼6月12日电(记者 郭阳)在6月13日“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”即将到来之际,悉尼中国文化中心和中国驻悉尼旅游办事处推出一系列“云展览”,为疫情下的澳大利亚民众带来一场特别的中国文化盛宴。

“秦——兵马俑的前世今生现代艺术展”12日在悉尼中国文化中心官网上线,这是系列“云展览”的重头戏。展览分为“览古观今”“古法艺术”“中西匠心”等七个板块。观众可以链接到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浏览兵马俑360°超清全景图,在线观看秦腔舞剧《秦俑魂》等经典作品,欣赏当代彩绘兵马俑、彩灯兵马俑、乐高积木兵马俑等文创作品。此外,观众还可以参与线上兵马俑知识问答、线上彩绘兵马俑手工大赛等互动活动。

“线上展览不是把线下展览原样地搬上‘云端’,理想的线上展览应该借助各种新技术带给观众更丰富的观展体验。”悉尼中国文化中心主任、中国驻悉尼旅游办事处主任肖夏勇说。

从5月中旬至6月底,“天府四川·多彩非遗展”“水韵江苏·光影运河摄影展”“绣”里乾坤·中国绒绣展”等多个线上展览陆续举行,集中呈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。



快乐一点 无限乐山

下载无限乐山APP 享乐山最新资讯